

诗歌创新靠“草根”

[第五讲] 《古诗十九首》:五言之冠冕 (下)

■邹文生

[原文]

明月皎夜光

明月皎夜光，促织鸣东壁。玉衡指孟冬，众星何历历。
白露沾野草，时节忽复易。秋蝉鸣树间，玄鸟逝安适。
昔我同门友，高举振六翮。不念携手好，弃我如遗迹。
南箕北有斗，牵牛不负轭。良无盘石固，虚名复何益。

[注释]

01.玉衡：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五至第七星。北斗七星形似酌酒的斗，第一星至第四星成勺形，称斗魁；第五星至第七星成一条直线，称斗柄。由于地球绕日公转，从地面上看去，斗星每月变一方位。古人根据斗星所指方位的变换来辨别节令的推移。02.孟冬：初冬。冬季的第一个月，即夏历十月。这句是说由玉衡所指的方位，知道节令已到孟冬。03.历历：分明貌。一说，历历，行列貌。04.玄鸟：燕子。05.安适：往什么地方去。安：何。燕子是候鸟，春天北来，秋时南飞。本句是说：天凉了，燕子又要飞往什么地方去了？06.翮（hé）：鸟的羽茎。据说善飞的鸟有六根健劲的羽茎。本句以鸟的展翅高飞来比喻同门友的飞黄腾达。07.南箕：星名，形似簸箕。08.轭：车辕前横木，牛拉车则负轭。“不负轭”意思说不拉车。“南箕”二句，是用南箕、北斗和牵牛等星宿来比喻朋友间徒有虚名而无实用。09.盘石：同“磐石”，特别大的石头。

[赏析]

《明月皎夜光》是《古诗十九首》的第七首。这首诗从秋夜之景写起，初看似与诗旨全无关涉，实则均与后文的情感抒发脉络相连。这首诗写景抒情上的妙处，全在那感叹、愤激、伤痛和悲哀上，始终交织在一片星光、月色、螺蜂、蝉鸣之中。

开篇“明月皎夜光，促织鸣东壁”二句，读者可以感觉到诗人此刻正沉浸在月光之中。这皎洁的月色、蟋蟀的低吟，交织成一曲无比清切的夜之旋律。再看夜空，北斗横转，那由“玉衡”、“开阳”、“摇光”等三星组成的斗柄，正指向天象十二方位中的“孟冬”。那闪烁的星辰，就如镶嵌天幕上的颗颗明珠，把夜空辉映得一片璀璨。一切似乎都很美好，当然包括那披着一身月光漫步的诗人。

“玉衡指孟冬，众星何历历”，诗中“玉衡”所指的“孟冬”是什么时辰呢？学者认为：这首诗中的“孟冬”指的不是初冬这个节令（因为接下来的“秋蝉鸣树间”句中说得清清楚楚，秋蝉在树上鸣叫），而是指仲秋后半夜的某个时刻。在仲秋的后半夜，诗人还在月下踽踽步行，这确实有些反常。倘若不是胸中有着缠绕不去的忧愁，搅得诗人心神不宁，不会久久不眠的。明白这一层，读者便知道了诗人此刻的心境非但不“美好”，简直有些“凄凉”。

“明月皎夜光，促织鸣东壁。玉衡指孟冬，众星何历历”，人们体味这四句诗的真实含义，其境界立即为之改观。是啊，不仅那皎洁的月色，似乎变得幽冷了几分，就是那从东壁下传来的蟋蟀之鸣声，听上去也格外哀切。从美好夜景中，抒写客中独步的忧伤，那“美好”也会变得“凄凉”的。这就是艺术上的反衬手法。

诗人默默无语，只是在月光下徘徊。当他踏上草径的时候，忽然发现了“白露沾野草”。朦胧的草叶上，竟已沾满晶莹的露珠，那是秋气已深的征兆。“时节忽复易”，诗人似乎到此刻才感觉到，深秋已在不知不觉中到来。

从那枝叶婆娑的树影间，传来时断时续的寒蝉鸣叫声，怪不得往日的燕子（玄鸟）都不见了，原来已是燕子南归的时节。“秋蝉鸣树间，玄鸟逝安适”，意思是说，这些燕子又将飞往哪里去呢？这是诗人在月下所发出的怅然问叹，似乎这问叹只是对玄鸟而发的，但实际上又是诗人那充满失意的怅然自问。从诗中可知，诗人游宦京华已数度寒暑，而今草露蝉鸣，表明又经一秋，它在诗人心上所勾起的，该是流离客中的惆怅和凄怆吧！

以上八句从描述秋夜之景入笔，抒写诗人月下徘徊的哀伤之情。适应着秋夜的清寂和诗人的怅惘、失意之感，笔触运得轻轻的，色彩也一片惨白；没有大的音响，只有蟋蟀、秋蝉交鸣中那偶发的、诗人那悠悠的叹息之声。当诗人一触及自身的伤痛时，情感便不免愤愤起来。是啊，诗人久滞客中，他之所以在如此夜半焦灼难眠，是因为他曾经希望过、期待过，而今这希望和期待全破灭了！

“昔我同门友，高举振六翮”。在诗人求宦京华的蹉跎岁月中，和他携手而游的同门好友，先后一个个举翅高

飞、腾达青云了，这在当初，如一道灿烂的阳光，把诗人的前路照耀得五彩缤纷，因为他曾相信同门好友将会从青云间垂下手来，提携自己一把，早晚会有一天，他能够与同门友人比翼齐飞、遨游碧空。但事实却大大出乎诗人所预料，昔日的同门之友，如今却变成了相见不相认的陌路人。他们竟然在平步青云之际，将自己当作走路时的脚迹一般，留置于身后而不屑一顾了。“不念携手好，弃我如遗迹”，诗中毫不经意运用的这个妙喻，不仅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同门好友“一阔脸就变”的卑劣之态，同时又暴露了诗人那不谙世态炎凉的惊讶、悲愤和平。至此，全诗的主旨方才揭开，那在月光下徘徊的诗人，原来就是这样一位被同门好友所欺骗、所抛弃的落魄者！

在诗人的背后，月光映出了静静的身影，在头顶上空，依然是明珠般闪烁的“历历”众星。当诗人带着被抛弃的愤怒仰望星空时，偏偏又瞥见了那些名为“箕星”、“斗星”及“牵牛星”的星座。正如《诗经·大东》所言：“维南有箕，不可以颠扬；维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浆。”“既彼牵牛，不以服箱（车）”。这些星座，它们既然不能颠扬、斟酌和拉车，却偏偏取这样的名称，这真是莫大的笑话！于是，诗人顿时生出一股无名的怨气，指点着这些徒有虚名的星座，大声地责问起来：“南箕北有斗，牵牛不负轭”。诗人突然指责起渺渺苍穹中的星座，好像太奇怪了，其实一点也不奇怪，因为诗人心中实在有太多的苦闷，这苦闷无处发泄，不拿这些徒具虚名的星座是问，已经无人可问了。

然而天上的星星却默默不语，只是狡黠地眨着眼，它们仿佛是在嘲笑发问者：“你自己又怎么样呢？不也担着‘同门友’的虚名，而被‘同门友’抛弃了吗？”是啊，“良无盘石固，虚名复何益”，诗人想到当年的友人是怎样的信誓旦旦，声称什么同门之谊“坚如磐石”，而今“同门友”虚名犹存，“磐石”友情却早已不在，这“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”啊！诗人的叹息和感慨，饱含着被炎凉世态所欺骗、所愚弄后的伤痛和悲哀。至此，诗人终于仰天长叹，以悲愤的感慨收束全诗。

抒写这样的伤痛和悲哀，本来只用数语即可说尽，这首《明月皎夜光》偏偏从秋夜之景写起，初看似与词旨全无关涉，其实均与后文的情感抒发脉络相连。首句“明月皎夜光”，月光笼罩悲情，为全诗铺上了凄清的底色；次句“促织鸣东壁”，给幽寂增添了了几多哀音；“玉衡指孟冬”，点明夜半不眠之时辰，“众星何历历”暗伏箕、斗、牵牛之奇思；然后诗人从草露和蝉鸣中，引出时光流逝之感，触动同门相弃之痛，最终发展到了愤极“直落”、难以控驭的地步。张玉谷《古诗赏析》中说：“妙在忽蒙上文‘众星历历’，借箕、斗、牵牛有名无实，凭空作比，然后拍合，便顿觉波澜跌宕。”这就

是《明月皎夜光》写景

抒情上的妙处。那

感叹、愤激、伤

痛和悲哀，始

终交织在一

片星光、月

色、鸟飞

及蝉鸣

之中。

[原文]

迢迢牵牛星

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纤纤擢素手，札札弄机杼。终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。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。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

[赏析]

《迢迢牵牛星》是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第十首。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凄惨的爱情画面。写的是天上一对夫妇牵牛和织女，而视点却落在地上。《迢迢牵牛星》是以第三者的角度观察他们夫妇的离别之苦。

本诗开头两句“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”分别从夫妻两处落笔。言牵牛曰“迢迢”，状织女曰“皎皎”。互文见义，千万不可执着。意思是说：牵牛既“迢迢”也“皎皎”，织女既“皎皎”也“迢迢”，他们都是那样的遥远，又是那样的明亮。但以“迢迢”一词属之牵牛，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远在他乡的游子，而以“皎皎”一词属之织女，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女性的娇美。如此说来，“迢迢”和“皎皎”似乎又不能互换了。如果改为“皎皎牵牛星，迢迢河汉女”，其意趣就减去了一半。由此可见，中国诗歌语言的微妙于此略窥一斑。诗中称织女为“河汉女”是为了凑成三个音节，而又避免用“织女星”这三个字。因为上句已用了“牵牛星”，下句如再说“织女星”，既不押韵，又显得单调，说成“河汉女”就活泼多了。“河汉女”的意思是银河边上的那个女子，这说法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真实的女人，而忽略了她本是一颗星星。不知诗人创作此诗时是否有这番苦心，反正写法不同，其艺术效果则迥异。简言之，“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”这十个字的安排，的确是最巧妙的安排，并具有最浑成的效果。

以下四句“纤纤擢素手，札札弄机杼。终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”，专就织女这一方面来写。诗作中说，她虽然整天在织布，却织不成匹，因为她心里悲伤不已。“纤纤擢素手”句意谓“擢纤纤之素手”，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和下句的“札札弄机杼”对仗，而改变了句子的结构。“擢”者，引也，抽也，接近“伸出”的意思。“札札”是机杼之声。“杼”是织布机上的梭子。诗人在那里用了一个“弄”字。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：“乃生女子，载弄之瓦。”这“弄”字是玩、戏的意思。织女虽然伸出素手，但无心于机织，只是抚弄着机杼，泣涕如雨水一样滴下来。“终日不成章”句化用《诗经·大东》语意：“彼织女，终日七襄。虽则七襄，不成报章。”

最后四句是诗人的慨叹：“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？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”，那阻隔了牵牛和织女的银河既清且浅，牵牛与织女相去也并不远，虽只一水之隔却相视而不得语也。“盈盈”或解释为形容水之清浅。或者“盈盈”一词不是形容水，而是和下句的“脉脉”都是形容织女。《文选》六臣注：“盈盈，端丽貌。”这是确切的。许多人以为“盈盈”既置于“一水”之前，必是形容水的，但“盈”字本意是“满溢”，如果“盈盈”是形容水，那么也应该是形容水的充盈，而不是形容水的清浅。把“盈盈”解释为清浅是受了上文“河汉清且浅”的影响，并不是“盈盈”的本意。

《文选》中出现“盈盈”一词，除了这首诗外，还有“盈盈楼上女，皎皎当窗牖”，亦见于《古诗十九首》。李善注：“《广雅》曰：‘盈，容也。’盈与盈同，古字通。”这是形容女子仪态之美好，所以五臣注引申为“端丽”。另外，汉乐府《陌上桑》诗云：“盈盈公府步，冉冉府中趋”，也是形容人的仪态之美的。织女既被称为河汉女，则其仪容之美好必然映现在河汉之间，这就是“盈盈一水间”的意思。

“脉脉”一词，李善注曰：“《尔雅》曰：‘脉，相视也。’郭璞曰：‘脉脉，谓相视貌也。’”诗中的“脉脉不得语”句，是说河汉虽然清浅，但织女与牵牛只能脉脉相视而不得语。

《迢迢牵牛星》这首诗一共有十句，其中六句都用了叠音词，即“迢迢”、“皎皎”、“纤纤”、“札札”、“盈盈”、“脉脉”。这些叠音词使这首诗质朴、清丽，情趣盎然。特别是最后两句，“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”，一个饱含离愁的少妇形象若现于纸上，意蕴深沉而风格浑成，的确是极为难得的佳句。

